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NO.7 DEC/1991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第七期

* 目 錄 *

目 錄	封面裡
仲 秋作品 九時四十五分 / 十時卅分 / 十一時正	1
非 馬作品 烽火台 / 影子 / 如果明天開始陸戰	2
遠 方作品 愚夫 / 上弦月，下弦月 / 寂寞的十月	3
古寒山作品 五月初五 / 一碟陽光及其他 / 夜夜吹簫爲了誰 / 一種散步的形式	4
華 璋作品 第二年夏季 / 記八九年三月西藏 / 火鳥	5
劍 鳴作品 題之外 / 鞋	6
斯 冰作品 海奔 / 寄你楓葉	7
尹 玲作品 莫內印象： 洗禮 / 冬 / 春 / 夏 / 秋	8-9
方浪舟作品 在柳樹下 / 星光	10
“新大陸合訂本”前言	11
達 文作品 空中的葉子： 一、黎明十二月 / 二、隆冬 / 三、走在石板路上 / 四、冬眠	12
恆 行作品 深秋行 / 風雨行	13
張玗敏作品 高原曲 / 月光裡	14
陳本銘作品 譬如時間 / 石頭	15
陳銘華詩抄 夏夜對飲贈藥河 / 十月	16
[河傳]自序 陳銘華	17
陳揚立的詩 是啓航，抑或歸帆？	18
心 水的詩 隱入焦點的生命	19
徐正儉的詩 風雪二篇	19
伍世良作品 誘惑 / 雁 / 別	20
名詩人介紹 僧敲月下門：一個逃亡牧師的祭禮 - - 劉耀中	21-26
瑩 瀛的詩 一生盡頭	26
冬 夢的詩 遊戲	27
千 瀑詩札 曾經 / 我們是雪落前最動人的愛情 / 寫在感恩卡上的	28
編後隨筆	封底裡

主編：陳本銘 陳銘華
 編委：千 瀑 許德榮
 黎啓鏗 陳方圓

仲秋作品

九時四十五分

同事們已聚集一堂
思量著
今天室外的盆景
如何澆成迎賓的模樣
室內的玫瑰
艷紅如何釀酒
至於果實
已熟透至
如何切成
食雕的藝術

這是台北市最浮華的東區
某餐廳一隅的壁燈
自此刻啓亮後
一點亦不浪漫的工作
於焉開始

十時卅分

廚房是個大烤爐
我要求的
是場沁涼入骨的森林浴
煤煙就快凝結成油垢
我要求的
怎樣溯行在清澈的山泉中
抽煙機噪音震耳欲聾
我要求的
暫離俗務清享下午的幽閒

不幸的是
大地全無彩繪
天空亦不蔚藍
水仙盡是野生

愛情愚昧而乏味
我要求的
怎樣的意境才是
無智 亦
無得

十一時正

這時刻所見的
花非花
牛非牛
雞不像雞
色亦非空
所有家禽無淚而淌血

這時刻
山
果然非山

這迷妄的意境
令我想起
死亡之前
魚蝦可是生鮮活現
蔬果翠綠微滴
這時刻衆心狂野
咸信繁華非夢
生命更疑似永恆

但夢醒時分
亦是緣生看盡之際
在無始無終的輪迴中
衆生不斷化身他類
直至某日回心轉意
且徹底了悟——
色空不異

非馬作品

烽火台

默默等待
一縷告急的黑煙
自湮沒的年代
裊裊升起

滾滾黃沙中
大地漠漠
天空漠漠
眼睛漠漠

1991.6.10

影子

陽光下載歌載舞的影子們
一看到老天皺起眉頭變臉
便紛紛銷聲匿跡

藏污納垢的黑暗
留給那些傻瓜詩人
去揭露挖掘

1991.6.6

如果明天開始陸戰

如果明天開始陸戰
年輕的鄰居太太興沖沖地跑過來問
可不可以
也在你家門前那兩棵大樹上
紮條黃緞帶

她花八元九角五分錢
從二十四小時營業的雜貨店
買來的一大包
色彩鮮明的愛國
大廉售

就像上一個夏天
她興沖沖挨門逐戶分送
從果園採來的
一大籮筐
熟透血紅的
櫻桃

1991.3.23



愚夫

洗衣機攪過千千萬萬回
烘乾箱也翻了萬萬千千次
我才懊惱起來
昨晚精心設計的夢
竟然遺忘在褲兜裡
等到手忙腳亂搶出
柔情蜜意早已流離失所
高山大海也模糊遠去
祇是失落的沮喪
頑強地表現自己
我祇能苦笑
把殘夢小心歸檔
以待來生來世

上弦月，下弦月

那晚風大
上弦月被吹落港灣
載著我飄洋過海
於是斷了發育成熟的希望
從此
天之涯 地之角
我就祇能見到下弦月
偶爾掛在河邊的柳樹上
也許為情所苦
也許為命所困
祇銷得一副清瘦模樣
我有心想打聽
下弦月可會圓過？
上弦月飄零何方？
可她祇把冷然的眼色
信手甩給我
慢慢品嚐

寂寞的十月

夕陽啣山
一陣遲疑之後
到底沉落了下去
於是
西邊的風景同東邊的風景
對峙 索然
今年的心情同去年的心情
印證 無語
往日金色的榮耀
成熟的喧囂
早為今冬收買冷藏
或者歲歲相似
已經厭倦
執意要退讓
祇是有朵浮雲
焦躁卻不肯遠離
在等候那場秋風
等候 萬里千里
一行二行
歸雁



遠

方

作

品



古寒山作品

五月初五

這個日子百年難遇，碧空如洗
我在窗邊經歷書籍中的生活
等候顧客排起蛇隊，製造新聞
你正在後花園裡栽植一枝棕櫚樹
一邊勞作，一邊哼唱民謠小調
悠揚的歌聲恰似林中的清泉
那株棕櫚樹竟倏然長成濃蔭
苔蘚我的房屋，過濾出層層灰塵
我於是破窗飛出，義無反顧
動作優美地送你一束詩歌
你霎時變為一朵粉紅浪漫天宇
只留下歌聲纏繞那株矮下去的棕櫚樹

一碟陽光及其他

如夢落下十七層
步入公園時
清晨已坐於荷花的水珠上
青草們熱情邀我共用早餐
——一碟陽光
 兩杯清露
 外加三灌曉風
面對這一片真誠
我狼狽不堪，呆不成逃也不是

夜夜吹蕭為了誰

走出房子就永無歸期
我布置洞房
等待自己的骷髏修飾
你的呼吸一絲絲枯萎
芬香凋零隨誓言而去
如落葉腐敗於那些曾經音樂的樓梯

悼詞是應用文
可以捨棄種種修辭
卻無法阻止螞蟻咬來啃去
其實你的黑髮飄滿天空
三千丈垂下，郁郁葱葱
我在林深處自掘墓穴
獨佔為家，夜夜吹蕭與鬼與獸共舞同歌

一種散步的形式

躺在床上，靜默不語
是一種散步的形式
沒有牆的概念
你覺得天地很寬很廣
可以用雙腳去丈量所有
卻又往往走到深淵的邊緣
使你心驚膽戰，後悔無比
這時，一個少女如天仙
正在深淵底為你寬衣解帶……

華璋作品

第二年夏季

放心，朋友，放心
我會好好的活下去
當日你們寫下的宣言
仍令我不禁的默默淌淚
都已是第二年的夏季
不能磨滅的
就讓它長留於心底
而當日的那份激情
已變為冷靜的細思……
讓我們各在一方守候
儘管黑暗是那樣的漫長
我仍堅信有黎明的一刻
就如你們堅信的一樣
放心，朋友，放心
我會尊嚴的活下去
當日廣場上的旗海
此時此刻
在我心內飄揚

九一年六月三日

記八九年三月西藏

機槍還在鬧市中狂笑
似在說這回你定走不了
三十年，人們仍在血泊中呼叫
叫的是他們對命運的控訴
叫的是他們心中唯一的需要
血！代表著他們靈魂的高超
和三十年苦難在心裡的燃燒
如你還是對這街上的一一
每天頭斷額焦
詐說毫不知曉
你給我滾回去
滾回去和那些機槍一起狂笑

火鳥

傲然的火鳥
曾幾何時
當日人們仰首瞻看
瞻看你在逆風飛翔
劃破長空……
灼熱了他們的雙目
人群忘不了
那羽翼初展的火鳥
神速的火鳥
世上沒有什麼能把你阻擋
速度代表著你的堅強
在天上留下的長長火舌
是你的漂亮
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大
神速的火鳥
只管飛啊，飛啊
帶著自以為的瀟灑、浪漫
失落的火鳥
啊，失落的火鳥
自從那天
你被折斷了翅膀
又是那天
你飛過的天空
都劃滿了憂傷
天空再沒有火舌纏繞
大地沉寂了驚嘆叫囂
神話已經結束
種種回歸靜悄
人們心中
也再沒有火鳥
再沒有火鳥

劍鳴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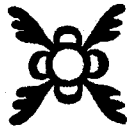
題之外

旗是被縛在旗桿上的風箏
風箏是被線球放上天空的旗
船是海上一朵朵浮雲
浮雲是藍天裡停泊的船隻
雨是天上滴下來的淚滴
淚滴是眼眶上濛濛的雨

其實旗桿是被旗縛著
其實線球是被風箏細長的手臂緊抓著
其實海是航行在船的下面
其實藍天是飄過白雲的背後
其實濛濛的雨是自地上升起的
其實眼睛是一點點的淚滴

那麼放風箏上天的人
是被風箏放到地上來的

9/11/91



鞋

鞋 走著路
路也走著 時遠時近
是屬於自己 彷彿又不是
一個孤獨的靈魂
在黑暗的無盡中 飄忽
千萬只盲睛瞪住你
一寸一寸走近

陷阱 可能
失足 也可能
永不可測知的下一步
是怎樣的結局
只有向前
踏出暴風雨的界限
踏出黑暗
踏出 鐘面
絞死時間的分秒針
只有你的鞋子
敲響前頭深邃的空洞 黑暗

縱然沒有腳了
鞋 仍自己走著
路也一路退縮走開
因為你
堅定要遠行

5/27/91

斯冰作品

海 奔

也許只是一齣主義間的角力
人群逐漸捲入驚駭
每張臉譜背著陽光
窺伺在無星無月的暗夜
目盲而聲嘶奔向海
以翻製的羅盤和六分儀
測度自由的方向

船的結構是最熱門的耳語
有人在聚賭生命
小輸家押回不容季節的監牢
大輸家則萬劫不復
噩耗傳回故土 等待輪迴

那年他隨人潮出海
不許攜書 不許泣聲
屏息在顛簸的迷信上
一剎間就耗盡一生的勇敢
噩夢永遠糾纏 情是何物
夕陽浪漫早已隔世

然後他醒來自潮退後
太平洋的西岸
逃亡乃是永世不滅的烙印
他感恩上天賜予
一次奇蹟且華麗的再生

寄你楓葉

洛杉磯的楓葉 在這秋
無意地輕輕為你甦醒
飄過太平洋
墮入你小鎮的南窗

今晨 舒展在你掌心
喚你細看
那絲刻著思念 那絲冷傲
那絲無情有情
縱橫交錯 密紋而不結網
那絲才有你的名字

曾是你一度令它越趨
從未暗示可以越過南中國海
所以最後的楓葉 留在洛杉磯
溫柔地早已覓到它的去向

九一年十月 加州

尹玲作品

洗 禮

舟子搖搖 搖醒
清晨阿佛港的太陽

自那灰不灰藍不藍的一片煙霧
碼頭邊的起重機
正用心地把水中的
日出
緩緩吊起
讓一八七四年四月的
印 象 從此受洗成
聖

冬

無底 無極
無垠 無瑕
白是你胸中雪的
初降
自一八六九年冬
烙入永恆

雪中焚煉 不是世俗的鳳凰
是烏黑的
 昂首睥睨的喜鵲
白雪非雪
是酣睡
但頻頻翻身地層下的
早春

春

看吧！
那群火雞
依舊在院子裡
一世紀前那樣
葛咯葛咯地
點燃了滿園的春色
而虞美人風中的舞姿
誘來佇立鳶尾花翻飛的尾巴上
翩然的初夏

夏

誰說不是同樣的夏
你的妻 一襲白衣長裙
一頂被遺忘了的
結著黑帶的帽子
就那樣 斜斜地
掛在園中午後的樹梢
輕讀那年那日的歡娛
你的兒 餐具未撤的桌下
堆玩無紛無擾的童年積木
而吉維尼的朶朶睡蓮
不正是甦醒在夏日拂曉
掩著小嘴 打著哈欠伸懶腰的
瓣瓣驚喜？

且來聽雨
縱使荷
尚未凋殘成秋

莫
內
印
象
○
莫
內
印
象
○
莫
內
印
象

秋

水的冷暖
應該是你那群鴨子最先知道
一八七三年的池塘裡
歲月一樣長的小木橋下
牠們把流動的水
啄呀啄的 啄成
淺淺的秋

滿林樹葉開始發愁
三分艷紅 二分懨黃 一分凋零
那像人 總愛
在秋色自天涯升起之前
先用愁 將柳般的青絲
細細地染

蘆花翻白

後記：莫內 (Claude Monet 1840
-1926)，法國印象派畫家
。其[印象·日出]一畫於
1874年底在巴黎第一次展
出時，因作畫主體與技巧
和傳統畫風迥異，備受批
評，譏之為[印象派]。從
此即成為此類畫風的專有
名詞，是繪畫史上一重要
派別。

此詩以莫內之[日出]
及幾幅有關四季的畫為對
象，作感性的詮釋，希望
能點出畫中的精神和韻味
，是作者一種新的嘗試。

莫
內
印
象
○
莫
內
印
象
○
莫
內
印
象

詩 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
！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
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
代人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
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
、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
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逢
雙月出版，截稿期限為每
單月最末一日，來稿請以
原稿紙繕寫清楚，並註明
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
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方浪舟作品

在柳樹下

柳樹站在太陽下
你站在柳樹下
跟樹頂的鳥兒聊天

鳥聲
沿著低垂的柳條
滴落下來
在你身上
衣衫漸漸濕透了

當你脫落濕了的衣衫
垂柳
是你撐開翠綠的傘
樹頂又墜下太陽的淚珠
滴亮臉龐
滴亮胸膛

星 光

在那樣暗黑的夜裡
很難辨認家園
星光釘在你的頭頂
你沒有覺察出來
釘上隱約的十指
你還是沒有感覺
突然釘入瞳孔
你的心田不禁鬆動
彷彿嬰兒蠕出子宮
世界在星光的擊穿中
晝夜昭然

寄自澳洲

“新大陸合訂本”前言

出版“新大陸合訂本”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爭論而決定的。當時有意見認為合訂本不宜過早出版，這時候來做這個工作只不過是一種浪費的重覆。從任何方面看來，這說法是很有根據。第一，讀者不會在訂閱全年之餘，再掏腰包購進一個重覆，其他不是訂戶的對象，售銷方面肯定絕不會樂觀。總言之，這完全是浪費行爲。

結果，“新大陸合訂本”還是在創刊的周年後、意見紛紜中面世。我們甘冒浪費的指責，理由是透視問題，必得撥開瀰漫在浮面的濃霧去檢視其間的重要意義。“新大陸”創刊之始，就本著這精神去實踐，我們將從這路標開步，延續發展海外華文文學其中一大系的工作。雖然，我們亦曾考慮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擔當此任，但是開關工作在乎毅力和堅忍，這勁道自信充份具備，應當可以憑此輔助其他的不足。我們相信時間可以使一切成長及成熟，在將來必會有更適合的人選或更具條件的刊物來接力。

同時，我們更相信時間也可以使一切湮沒，如果我們不嚴肅去做保存的工作，一切拓展的成果將會逐漸散失，終至埋沒。尤其在一些政治動盪或戰禍連綿的地方，主義的盲流往往摧毀歷史。現在，我們能夠在穩定自由的情況下出版，則保存工作更應受到重視。因此，“新大陸合訂本”的出版正是這方面的堅持。

自從海外華文文學的課題被提出而至漸漸受到重視的今日，這一支流的文學類型其實已無聲無息在海外掙扎了好幾個世代。由於海外生活環境、政治因素等等客觀問題，沒有系統地加以整理保存，終至避免不了自生自滅的命運。究其主要原因是海外大部份華人的生活方式已無暇容納嚴謹的文學作品，閱讀的多是消閒文字及流行小說。市場上的影響往往極爲直接扼殺了文學刊物出版的出路，出版社無法平衡經濟上的收支，只好出版適合市道的書籍或者索性關門。這樣的情況下，華文文學作品的創作、出版在海外顯然夾在一條死胡同中，發表的園地狹窄，只有寄望一些斷續發行的不牟利的文學刊物來維繫命脈。

“新大陸詩刊”亦是這類刊物的其中之一，我們深知個中情況，認為紀錄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容忽略的。特別是在伊始的動盪期中，如果不一鼓作氣去做，以後可能就會後悔喪失機會。因此，我們堅持把刊物的成長過程原原本本紀錄在合訂本裡，雖然在種種條件限制下，我們盡量在印刷裝釘方面改善到便於收藏，費用亦因此增高不少。

由於這樣，合訂本的印刷數量是有所限制的。我們除了供應訂戶的預先訂購外，其餘的都是分贈圖書館、各大學的文社和國內外的文學團體而已。

作爲一本紀錄，“新大陸”詩刊的合訂本已經忠實地把我們的工作目標、過程呈現在諸位之前。這之後，我們所要做的，便是把它交給讀者和時間了。

達文作品

空中的葉子

一、黎明十二月

這是個窗外的星期天
風並沒有響亮 銀灰色的風
投影在昨夜死神的足跡上
冥紗揭去
每個人都在深呼吸
每個人都在赴會
鐘在徘徊 風要燃燒
一個冬天在晨光裡流浪

二、隆冬

黃昏 落日的國土上雪飄遍地
遠方的大雪 誰在趕路
黃昏的燈光像雪一樣灑落地面比雪還要遙遠
黃昏熄滅了 誰懷舊誰就要衰老
而孤獨者永遠孤獨

三、走在石板路上

這些天石板路逐漸變涼了
我走在落葉的殘骸上
天復一天 腳下鬆軟
空氣也逐漸涼了 一雙溫柔的手
像空氣一樣顫慄地流動

落葉的影子
像鳥的翅膀在四週撫摸我疲憊的雙肩
叫我熱淚盈眶

冰涼的石板路乾淨了
我踩過的葉子都已遠遁
北風到來了
我的淚珠站在風中飽滿盈亮

四、冬眠

在冬天裡睡覺
雪蓋滿了身軀
雪層下面很溫暖
一切思想都已休眠

雪層上面是森林
披著大雪的家
沒有煙火沒有陽光
挺立整個冬天

大山裡沒有陽光
冬天裡祇有雪
雪來前後山很寂靜
祇有風曾經流浪

現在我們是草
現在我們在睡覺
雪層下面很溫暖
而思想不會長眠

恆行作品

深秋行

蹣跚獨行在深秋的破曉
細聽寂寞的過客低低吟道：
涼風起天末……跟著
薄霧自不遠的水湄升起
一團白色的雲偶然跌落水面
輕輕無聲息。卻把一隻垂首的鷺鷥
嚇了一跳，它沉思的根由再次埋入蒼苔
個個圈兒泡起又浮游於水面
定是魚群的娓娓交談
欲斷還續的啾啾著
確有其淒美的效果令人眷戀而不忍
驚破。草色凌亂還佈滿離愁的慄慄
落葉仰望痴痴地仰望它曾棲息過的秃枝
我沿著水湄徐徐踱至廣闊的海灘
又遇見那隻被嚇跑的鷺鷥
這回它睜目張口對著海天一線的雲叢傾吐
一些受了傷卻難以痊癒的往事
細聽潮汐聲聲浮沉，慘淡和歡忻的交響
其迴旋的節奏果真亙古如是
我，蹣跚獨行在深秋的向晚。

風雨行

昨天加上一夜再加上今天
整整四十餘小時的雨量
仍洗不脫我前瞻一簇蒼茫深深
煙波迎頭撲擁，雲層的灰色更添沉重
而在我左右匆匆倒退的
是兩排多情善舞的碧綠
耳畔的風一直嘮叨嘮叨一直很瞭解我
此際的心事千絲絞纏。故頻頻呼喚：
「不堪回首……」我抖索低喟又立刻
沉默，翻閱一本詩選。
風遽然溫柔起來且暢快地呢喃
「也好！讓你顛躑的猶豫的心路
覓得一站靜謐。」
車窗外面又見細雨飄
像一位女詩人綿綿不絕的
抒情。雲層次第舒卷
煙波漸化輕盈 因為
我發現了兩行智慧的詩句
恰似一雙纖纖玉手，甜蜜又犀利
解開了這迷失的季節。

一九九一年寄自維州



張珏敏作品

高原曲

秋天的田野裡
陽光珍貴而沉默
荒草之路有稻花飄揚
有晨歌或暮歌
唱著葬禮或婚嫁
滿月醉著
牧人與羊群醉著
女子如田間的篙草青蔥裊娜
每一首嘶啞的歌停留瞬間
然後消失

風吹去秋色
吹走熱烈的收成
季節和愛情又在檐下
雨滴中更換
邂逅於大地之母眼睛下
疲倦的野花開在我鬢上
誰人披著稻穗
奔向那狂吹的暴戾之夜

沒有沉思
每顆死去的青稞應記得
我的歌

就如海一般寂靜
就如沒有修剪的草
就如洗卻緋紅的蔻丹
流過冰冷和熾熱的青春
流過豐收與災難

月光裡

只剩下鳳凰樹的枝葉垂下了
跳舞吧
一個人開你的嘉年華舞會

遠山可以睡中夢見我
嫉妒得發昏
而樹叢中黑的影子散為四個
可以開始了只是無須吹臘燭
你可以分隔兩棵初戀的小樹
讓它們的小葉子飄飄而下
在月光裡旋轉
水晶鞋及很淡的晚妝 王子的舞步
和莫扎特的舞曲
可以想起黑裙如花般開放
飲這月光的酒
沒有人在邀請我除了守夢的鹿
直到十二聲晚鐘敲響直到老死
永不後悔
山靈可以只寫上今夜的詩
而省略去紫藍的背景純白的月光

如果有人尋訪我
告訴他在那樹林深處月亮被獨佔
沒有人能恩准立即被分享

起舞吧
只有長髮才會飄動
成為黎明的前奏

陳本銘作品

譬如時間

◎寫在[河傳]出版前

為橫橫橫著的牆
為糾糾糾纏的網
為浩浩浩瀚的愛
為白白白去的髮

一行行一行行一行

的仿宋斜楷圓隸
一灘灘中明粗黑
口口吐在螢光屏
深深為領眼標題
淺淺為引意語言
直待提升至靈魂
那等高的懸崖上
你就是那試翅人
空

茫

裡

拔

身

躍

下

猶鼓動拍擊無涯
且企圖死死抱著
譬如時間

九一年九月九日加州阿罕布拉

石

我點頭
不過
曾經你們的
家傳戶曉
記載

頭

我翻了身
虛構
歷史裡
再繼續
酣睡



陳銘華詩抄

夏夜對飲贈藥河

二人對飲山花開，一杯一杯又一杯
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李白

死亡，怎麼能豎立自己 [註]

正如噪音也阻不住
牆上山水。游來晃去
如此故鄉，魚離開了
釵頭鳳高飛
隔壁少婦扮著靚妝
還施然去赴春天的約會
楊柳樹下那個覆巢
明天依然雀躍
生命都在慢斟細酌
日子一寸寸地完成
雖然，仰脖間
球賽已闌珊

九一年九月廿七日洛城

註：[死亡，豎立著自己]，是藥河寫的一首詩名。

十月

I

萬歲
萬萬歲
五千年了
聲嘶力竭喊開
兩幟
旗海



II

萬歲
萬萬歲
一部現代史
就得血淚喝采
幾個
大字

九一年十月一日洛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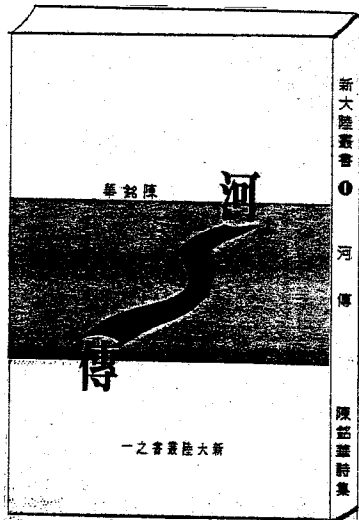
新大陸叢書之一 已經出版！

＊【河傳】＊

是詩人陳銘華創作十餘年的心血結晶，也是詩人的第一本詩集。詩分（秋水篇）、（逍遙遊）、（人間世）三輯，厚二百多頁，收詩一百十四首。由詩人親自編排校對；新大陸詩刊出版發行。最新電腦作業，印刷精良，價格五元，本國另加一元、外國二元郵費。出版冊數有限，請儘早與本刊聯絡訂購。

【河傳】自序

△陳銘華



經銷處

洛杉磯華埠：新世界書局

市：世界書局

東方書局

從讀詩而愛詩，由愛詩而開始寫詩，驟忽十餘年。平時生活所感所記，積聚下來，竟亦有百數十首之多，這還不包括早年學生時代寫下因離亂而失散的。當然詩寫得多，不一定就是詩人；也不一定就必須結集出版。可是，就個人而言，既然繼續寫詩，那麼作為一個階段的總結，出版詩集，就算是對多年來的心血作一個正式交待！

詩集取名“河傳”，並不想象徵一些什麼，也不是因為集中有一首同名的詩，而這首詩特別寫得好的緣故。事實上，乃因為離開越南前，曾經將自己所寫的詩手抄成三冊，分贈朋友，希望能夠保存，雖然事與願違，最終還是失落了。但今天有幸，尚存此身，又能在匆忙生活中，繼續寫詩來抒情言志，到了要出詩集的時刻，還有什麼比用這相同的名字更有紀念性的呢？

詩，通常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尤其由自己來解釋自己的詩，更加困難。因此，詩冊中便只有借助兩位詩友早年寫下的兩篇詩介，希望讀者能藉此而了解作者不善表達之處。至於本身要說的，其實詩已經代說了，這裡重複一點的是，作者之所以用詩的形式來抒情言志，原因有二：一是從小便愛詩；二是，現代生活匆忙，個人對時事感觸尤多，寫長篇文字則力有不逮，就只有用自己比較熟悉的形式——詩來短寫短說了。

可是，詩究竟是怎樣的呢？應該怎樣去寫才是呢？千百年來，每一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形式，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說法。作者寫的是不是詩，是不是好詩？這個權利看來是應該留給讀者的！不過，由於個人的職業關係，寫詩總以短詩為主，主觀也認為短詩較易傳誦、較能適合現代人的生活節奏。詩集的一百一十四首詩中，只有寥寥數首超過二十行的長詩，即為此故！

至於詩集分為三輯，目的是將一些同類作品輯在一起，使讀者讀起來不會感到太混亂無章。然而這樣的分類仍是籠統的，因為詩寫成後，已自成生命，並不隨作者的意志而轉移。要分類的，是作者的要求，而非詩！

詩集本有代序，最初是心水兄寫的一篇，成於去年詩集籌備之始，現在詩集已全部改編；後又請本銘兄代寫，可惜他空暇時間不多。我生性雖然疏懶，卻不願一拖再延，只有在此對二兄表示萬二分歉意。詩集能順利出版，最值得感謝的是妻，她不僅不為我將家庭時間耗在詩作上面而生怨懟，反而從編排到出版的多方工作，都抽空幫我完成，無疑這本詩集應該送給她。

九一年十一月洛城

陳揚立的詩

是啓航，抑或歸帆？

◆◆悼盧游

友儕中，你爲他們留下了
一種笑的形式
朗朗的、雅緻的，偶爾
也苦苦的。就像
金髮溫婉的雅拉[1]一時興之所至
啜了口清澀的中國茶

所謂一場文革風暴吧
竟惡作劇地
把一個書生放逐到城關以外
於是，沙漠中十年伏行
一任狂風與夜雪……
小人當道
前朝蘇武的坎珂
數來只當一笑

你走的時候
帶著墨爾本二月的熾熱
去歸侍大地的春寒
杜鵑花風中搖曳
像歡迎又似送別
究竟那是黎明的啓航抑或
一葉幽遠的歸帆？
而心愛的攝影機必也相隨左右吧
因爲，除了靜物山水，你靈巧的快門
一閃之下亦曾攫住了大鈍[2]

詩人的神采。至於餽贈予我的
那幅秀逸的荷花呀我懷疑乃是
濂溪先生的手筆

我知道
北上的列車仍日夜呼號
但你既是歸家，也許
便撿了就近一站

九一、十、十八於墨爾本

附註：

[1]墨爾本風光明媚的小河，由市內逶迤而過。

[2]現居雪梨市的趙大鈍老師。

心水的詩

隱入焦點的生命

◆哀悼盧游兄

坐臥躺站行走與醒睡念想思夢時
你的聲音串成鈴
盈耳繚繞，你的名字在風裡
化成我熟悉的身影
飄浮在空中

坐下見你出現面前
臥床聞你滔滔雄辯
躺身揮不走你激昂的爭論
站著給你拍照
行人道上匆匆跽音疑是你
走過鬧市，每張五官都哭喪著臉

醒後把你的姓名掛在口上
睡難成眠，忍叫自己相信你還在福建
念念如電，我懵然不知君去處
想你、強烈撼我心靈
思緒遊走你竟隱於時空大化宇宙間
夢驚墨城說什麼你已成灰

雷殛也難令我相信
活生生蹦蹦跳跳抓著相機
攝盡天下風景的人經已消逝
他無非按動快門
把自己照進生命的永恆

九一年十月十二晨於墨爾本

後記：墨市知名攝影家盧游兄，因母病返鄉侍奉，十月一日乘公車失事，傷及頭部，五日辭世，火化於故鄉福州。噩訊傳至，震驚澳洲華族文教藝術界。摯友音容歷歷，痛失良朋，哀思無盡，成詩遙祭！

徐正儉的詩

風雪二篇

一

昨夜 冒雪回家
雪花 染白了松柏的枝頭
染白了我的頭髮
一陣風來
吹落了 樹頂的白雪
卻吹不散
我髮上的披霜
松柏 一樣長青
而我
卻撥不去那片粉白

二

昨夜 冒雪回家
一隻鴿子 死在雪堆
今夜 冒雪回家
一隻松鼠 死在雪堆
明天我又要踏著風雪出門
若 再找不到工作做
躺在雪堆中的是——我

寫於九〇年冬滿地可城

伍世夏作品

**所發生的事，許多已成為過去了，但一些隱痛，依然留在不少人的心間。

誘惑

地獄千層
我心已死
我誘惑我自己
一如
撒旦誘惑夏娃
那笑靨
我如飲醇露，不
如飲香檳
且讓我醉
當酒醒之後
將是
整夜星空
我為我已死的靈魂落淚

雁

涼秋九月
路上的行人都在駐足
遙望
一群群南飛的雁
呼嘯而過
人說
雁聲嘎嘎
我說
雁聲啾啾
人們再也不去討論

究竟那弓有多長
浪有多高
我正也欲沖天而去，但
此非其時
當海上還是烈日當頭
當海中依然哭聲震耳
我再說
此非其時.....

別

行色匆匆
我早就說過了
如此匆匆
不知到底是
送來或者是
送去多少個歡樂的日子
我惆悵 不是離愁
不是別恨 只有
一種茫然袂別的痛
我慟而不淚 不哭
也不尤人
更不怨天
我要學得
瀟灑一如唐朝的李白

九一年九月

僧敲月下門：一個逃亡牧師的祭禮

——英國近代詩人艾略特淺談

◎劉耀中

研究西方文學史時，人們通常以文學家個人的經歷、著作爲基點，從一個文化名人到另一個文學大師，從荷馬到彌爾頓、龐德和艾略特，去洞察歷史的真實和其價值觀念，實際上是一種現象學的方式在研究人生和西方文明史。諸多巨匠已經無可辯駁地向我們揭示了他們偉大的人格，他們創造的價值，並且表明無論是歷史還是神學史，都具有一定的模式 (Pattern)，無須人們去創造。艾略特的詩便是這種模式的最高體現，切不可忽視。

艾略特 1888 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一個有家族史的中產階級家庭。曾就讀於美國哈佛大學、巴黎的 Sorbonne (巴黎大學文理學院) 和牛頓頓學院，1915 年在英國定居。

艾略特的父親商運亨通，希望子承父業，但他對經商興趣索然，酷愛文學。他得到母親的溺愛，還有比他大十九歲的姐姐和許多姨母照顧他，像尼采、三島由紀夫等文豪一樣，從小得到女人的關懷和支配，他的母親對他的影響最大。他出生時，他的母親已過中年，雖有法國拉丁系血統，卻是個道德論者，憤世嫉俗，崇尚真理，提倡婦女解放，反對享樂，樂善好施，支持教堂慈善事業，熱衷於社會服務，在家庭禮儀和文明舉止上對子女要求很嚴。她自己雖然沒有機會

讀大學，但很有文學天賦，善於寫詩，也曾有詩作發表，因此很鼓勵兒子寫詩，艾略特十七歲時便在校園詩刊上發表了不少寫給母親的詩。

艾略特在學生時代，並無驚人之處，出生在名門家族，又有一個在哈佛大學任教兼校長的族兄，自然進了哈佛大學，但在那裡讀了八年書，從未拿到博士學位。艾略特衣著講究入時，打扮得像英國的小紳士，連名字也是不列顛式的，如 T. STEARNS-ELIOT。如前所述，他的家族的宗教思想對他有影響，他很容易接受反浪漫派和反清教的思想，起先他接受了美籍西班牙哲學家桑塔亞那 (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 的基督教懷疑論。他也喜歡讀中世紀的文學、哲學，所以曾一度去巴黎索柏納 (SORBONNE) 大學文理學院去聽法國哲學家本格森 (HERNI BERGSON 1859-1941) 講學，他雖然對本氏的生命力說感興趣，但認爲他缺乏觀察和想象力，遂又回哈佛聽課。然而桑塔亞那的熱情論和禁慾主義并不入其肺腑。他的畢業論文是有關英國唯心論哲學家布萊德雷 (F. H. BRADLEY) 寫的書 "表象與實體" (APPEARANCE AND REALITY) 的評述，艾氏認爲感覺之表達 (FEELING IMAGE) 應以倫理爲基礎，而真理則非僅有智慧所能收獲。在表象與實體之後必有運動 (ACTION)，表象與實體有如兩只

獵鷹在覓食中找尋犧牲者一樣。這種認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縈繞在他心頭，但到他老年時他見到有人出版他青年時代的論文，只是付之一笑，以為自己年青時的哲理頗為天真得意。

在瑞典出版的艾略特早年的詩作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聖那西塞斯之死”(THE DEATH OF ST. NARCISSUS)寫一少年是兩性人，對人生世事之煩惱，永遠只能躲進天涯海角，為上帝而舞蹈，亦是一種自戀欲的自白。大約是艾氏生時被認為有同性戀傾向，使其苦悶所至。這是他少年至青年時期的自我陶醉，但艾氏歷來憎恨人們了解他的隱情和分析他的心理，曾一度從出版商手中索回該詩稿。

艾略特雖是個羞怯的男人，但在牛津讀書時常和上層人物交往，因舉止清高狂妄，一次在大英帝國鼎鼎大名的羅素上哲學課時，趾高氣揚地說應該把法國詩人維雍(F. VILLON 1431-1463?)列入哲學課程，他英法混染的談吐、西裝革履和附庸風雅的舉止，使羅素愕然，輕蔑地認為他不過是商店裡的陳列物。

1915年艾略特結識了費文(VIVIAN)，不久便在倫敦結了婚，事先並未通知雙方父母。儘管當時有兩個女證婚人，但現在即使是有權威的傳記家也沒能了解他們倆是如何相識的，相傳是在舞會上。費文比艾略特大半歲，她的家境富裕，父親是園藝師愛德華時代的人物，大約是費文的英法族家庭對艾略特有吸引力，促使他與她結了婚。他們的婚後生活很不幸，艾略特的英國文化高貴論，使他

總對自己是美國人抱憾，並且費文是個性慾旺盛、精力迷人又極其敏感的女人，維多利亞兼波士頓式保守人物艾略特逐漸無法招架。費文時常對朋友們說艾略特是個處男，極無光彩，語不驚人，只不過念他初出茅蘆、相貌不凡，又是個可憐的異鄉人，給他一點幫助，教教他如何生活而已。很快也對艾略特失去了興趣，時常在朋友們面前取笑他無能。費文小材微善、活潑助人，自己也寫些小說，結交了一批百花園的人物，如勞倫斯、曼殊菲爾(徐志摩的朋友)、羅素、伍爾夫等，並以她與羅素之間的浪漫史風聞一時。

這一時期艾略特受到龐德的大力支持，大部份時間用予寫詩，但經濟窘迫，和當時大多數失運的作家、藝術家一樣(如龐德)，生活在無望的困境中，毫無社會地位。百花園(BLOOMSBURY GROUP)是個是非之地(正是那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英倫吃香之故)，作家們整天爭吵不休，儘管後來艾略特漸漸聞名，曼殊菲爾卻不認為艾氏是個出色的詩人，他的成名是龐德的功勞。尤使艾略特郁郁不樂的是百花園文人的醜行：桃色新聞、同性戀等等，他不如龐德能對此進行大無畏的挑戰，因此逃回美國教書。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戰雲密布，費文害怕德國潛水艇襲擊英國客船，沒有隨他返回美國。不久，費文經不起人間滄桑，患了精神病，兩人從此未再見面。1947年費文死在精神病院，從此艾略特開始過著僧侶般清苦生活(龐德稱他為[艾略特牧師])，獲得了自由。1948年艾略特獲諾貝爾獎金，

1957年他和比自己年輕40歲的女秘書突然結婚，婚後生活十分和睦美滿。她很理解艾略特，說艾略特詩歌的全部功勞歸於他童心未泯。艾氏死後，她獲得了他的全部版權。

艾略特一向是個羞怯的男子，在哈佛時社交上就有問題，據說他在1917年出版的名詩[普魯弗洛克的戀歌]便是反映他個人的困境和一個孤獨的人的悲觀主義。艾略特和費文婚姻生活中的痛苦的陰霾和他的防禦心理，在"荒原"(1922)中得到反映，他的詩寫出後，對艾略特後來的生活與創作也產生了影響。

"荒原"共分五節，第一節是關於虛幻都市的生活。當一個人住在像倫敦這樣的城市而失去了想象力，該怎麼辦？艾略特攻擊了倫敦教堂的葬禮儀式，認為這種儀式在現代社會的虛幻都市中失去了意義。

第二節是棋奕，它取材於托馬斯·米都爾頓(THOMAS MIDDLETON 1580-1627)的古典戲劇。

第三節是描寫現代社會的混亂，女人之間的互相提防、色情的引誘、權力之爭，混雜於社會，種種激情吞食了人類。他通過佈道的語言，提出反對狂熱、色慾、憤怒、嫉妒等。

第四節，筆者認為是全詩的主題——這一點在作者的注釋中可以看到。要理解這一節應了解西方宗教的神秘，否則難解其中奧妙的意義。注釋中說，前些年英國一個女學生傑西卡·懷斯頓(JESSICA WESTON)寫了一篇有關[宗教儀式及責任在文學中的表現]的論文，這種象徵意義在西方文明中早已被淡忘了。她說，神話傳說中，在

亞歷山大古城，異教徒們(PAGANS)有一年一度的祭祀，在儀式中他們把一個神的紙頭像拋進地中海，這頭像飄到另一個城市，那裡的人們便奉之為再生的神，將意味著豐收。其實這也是基督的象徵，基督是魚王，他的國人把他忘記了，他的國土曾被人詛咒，從此變成荒原。後來出現了一位陌生人——一位詩人，他會解釋有關儀式的問題，荒原的謎將被揭示。

在詩中艾略特引用了耶穌的聖杯神話，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用的杯子，後來用來盛他在十字架上流下的血。據神話，聖餐儀式內飲了紅葡萄酒和吃了麵包(象徵基督的血肉)，能使精神復原和不會忘記基督。蘇格蘭人類學者弗雷澤(SIR JAMES G. FRAZER 1854-1941)後來發現，這一故事和古代文化有關聯和延續。

這一點針對缺少了信仰的現代人生活的艱辛和情緒崩潰，指出人類返回原始，返回自然的必然，同時通過洗禮的象徵含義——不死不生，不生不死來勸戒人們對死亡的恐懼。

"荒原"的第五節，驚雷告訴你什麼？希望，和平。

艾略特的詩和注釋把讀者帶進了象徵和人類學的領域，這是一個破天荒的創舉。艾略特破除了詩人的權威，使讀者產生了迷惑和茫然。

原詩長達800句，龐德將之縮減至433句，幾乎去掉了一半。因為該詩對西方沒落攻擊得厲害，詩一出版，立刻轟動了，艾略特借助龐德的聲望一舉成名，並成為現代主義的主將之一。艾氏一生不願將他的原稿公諸於眾，直至他死後，1973年龐德得艾妻

的同意，才將另一部原稿重新整理後出版。

寫"荒原"的時候，艾略特在英國魯易銀行當辦事員，盡管薪水不高，職位也低下，但他覺得有大英帝國日不落旗的保護，有安全感。他看不起美國，但畢竟他不是地道的英國人，很難打進英國社會。

1925年，艾略特當了費佰(FABER'S)出版社的董事，成了出版商，評論家，文化創作的公斷人，一個文明王子。由於"荒原"的成功，和職業的改變，他的收入日漸增多，思想日趨保守。他開始博覽群書，對但丁的作品尤感興趣，在創作上力圖擺脫"荒原"中爵士樂的節奏和非旋律的詩韻，並開始認為只有意識才是真正的智慧，不然思考永遠是模糊的。由於他一直没有擺脫邪教的影響，他始終相信有惡鬼，有上一代人的靈魂纏身，所以他的思考猶如被打開的潘多拉寶盒(PANDORA'S BOX)，邪惡遍處。這大約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人驚魂未定投射在他的心理所至，這也是他在1930年寫下"聖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的背景。

1943年，他將他的斷簡殘篇發展為詩，1943年寫下了"廢園"(BURNT NORTON)、"祖居"(EAST COKER)、"旅途"(THE DRY SALVAGES)、"歸來"(LITTLE GIDDING)等，組成了他的壓卷之作"四重奏組詩"(FOUR QUARTETS)，潛藏著為其英國人的身份正名的意識，這詩集含有極深的哲理，獨到的宗教觀和達日開天國的超驗主義思想。"四重奏組詩"被認為是二十世紀英文詩作的頂峰，但我以為他

的作品過於古板、主觀化，很多內容是沒有意義的。他的語言簡明、優美，無可非議，但他在時間無止境的詩句中，流露出悲觀主義思想，他覺得運動，僅僅是運動，沒有意義。他的悲觀表達得十分痛切，他認為人類不過是一群覓食的動物，缺乏自我意識，缺乏明確身份。他創作是為了讀者，而讀者卻只是他自己——一個魔鬼！他筆下的棕色河流、神靈、天空、海洋、商船....皆是心象的表徵，是生活的歌，但他看不出為誰而歌，為誰而唱。這正是感知的分裂(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是思想和感知的分離與不平衡，這大約不僅是艾略特個人的體會，也是西方充滿焦慮的時代的感覺。

從此以後，艾略特便不再寫詩了。

1935年，艾略特發表了他的著名詩劇"大教堂謀殺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該劇雖一直享譽甚高，但在上演期間，受到英國演員們的嘲弄和攻擊，說他的劇本中所使用的語言，既非英也非美，對艾略特打擊很大，痛感一個美國血統的人，就是入了英籍，也只不過是"僧敲月下門"而已。

艾略特的家族內曾有一祖先為賽倫巫婆(凡舉止反常的女人皆被稱為巫婆)，判案之法官，因為艾略特對於巫術、魔術和被壓迫女性的神秘主義頗為熟悉，甚為之誘惑。

艾略特的宗教思想甚為複雜，其家族是唯一神教派(UNITARIANISM)，基督教的異派，反對三位一體論，教規嚴格，有濃厚個人主義色彩。該教創始人係西班牙人，被基督教徒焚燒，

此教後流傳於波蘭、北歐等地，並轉輾傳至北美新英格蘭），該教被視為異端的基督教，故艾氏家族有強烈負罪感。艾略特熟悉唯一神教派教義，同時也接受基督教思想，認同信仰之結構與模式，不同的是他認為邪惡也是結構之組成部份。自艾略特開始寫劇本後，將注意力轉向舊約，思想又傾向於猶太教，他自己則變成了一個聖經中的希伯萊預言家。然而這一轉變又給艾氏帶來不安，他無法擺脫基督教思想的影響與薰陶，他感到了信仰的矛盾，但他畢竟是個藝術家，他幻想著用自己的藝術來拯救自己，使自己不至於被猶太意識所吞沒。認為最高的真理便是揭示內心的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真正的宗教傾向卻是祆教（拜火教，ZOROASTRIANISM），這是一種古波斯人之宗教，信仰善良與光明和罪惡與黑暗之互相對立。

尼采之後，歐洲盛行結構主義和近代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釋經學。海德格認為在解釋某一現象時，現象發生了變化解釋本身也在發生變化，因為任何解釋都無定涵，因此產生了懷疑論。海德格提出：進程（OPERATIONS）的概念究竟是什麼？是應用和保留，是發現的覺察，是創造與揭示。當人創造了一種新的模式時，早已有更多模式捷足先登了。像艾氏這樣的著名詩人，給任何事的命名時，都是最簡潔的詞匯，是聰穎智慧的一種再現與行動。如同亞當入世時給諸多動物命名一樣，是一種原始宗教式的客觀關聯。

人生須探求，為此人必須要有一種神聖的高潔的生活，而艾略特覺得自己過於世俗化。海德格也提倡人要聖賢，但必具備一定的精神境界，這種境界是天賜的，非人人可得，而海德格是享有這種境界的。

艾略特的詩作，有獨創之處。他認為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人類的視野受到宗教的強烈影響清晰自然而秩序井然，而人的視野混沌了，首先由於這個世界變得空前複雜而混亂。艾氏並認為美國社會的所謂“科學化”，實際是實用主義和物質主義，因此藝術便成了表達感情的唯一方式。艾略特的“客觀關聯論”（OBJECTIVE CORRELATIVE），便是一系列的客觀事物、情勢或條件，化為一定感情形式，當感官受到刺激，感情則躍然而出。有許多人對艾略特的這一見解持異議，認為這一說法缺乏邏輯、浮淺，並認為反倒是他自己過於實用。

艾略特認為但丁的時代，人類表達的是感情，那個時代就是一個感情世界，而當今的文明缺乏感情，他試圖使這一傳統復歸，尋求豐富的感情表達方式和思想與感情的合一。

艾略特認為詩是藝術、是魔術，當人生處於變革時期，複雜的感想、心理、思想將投射於藝術，投射於詩歌。而通過藝術，我們也可以認識到人生、歷史中左右人類的主宰——宗教意識，而活生生的富有個性的人將使之充實，豐富多采。

懷有英國公民意識的艾略特素以為美國雖已成為世界霸權，卻令人悲觀。因為核子武器及現代科技使美國社會達到頂峰，超出了人性的負荷，

出現了感情危機。

有人說，艾略特的論文比他的詩歌對文壇影響更大，我以為不無道理。在“怪神之後”(AFTER STRANGE GODS)和一些其他文章中，艾氏指出：現代人已忘卻了傳統，走向極端個人主義，人與人的關係接近原始，激情只是激情，沒有什麼意思。現代人是虛偽的，十九世紀殖民主義的失敗，使西方宗教受到慘重打擊，基督教已變成頑固的教條，但教宗仍是最後的仲裁處。艾略特喜歡威廉·詹姆士的“行動信仰統一論”，卻不同意詹姆士所謂“宗教信念”，他同意龐德的“日日新論”，認為傳統和信仰均不是一種靜態、僵死的東西。同時，艾略特不喜歡民主，認為那會令人類失去文化並產生反叛心理。

艾略特的譏諷的態度，引起了美國反戰派和保守人士的重視。因此，雖然他的作品文學價值未能持日曠久，卻始終飲譽甚高，擁有廣泛的讀者。

本世紀以來，美國人意識到難予斬斷與歐洲文化的脈脈溫情，有的人索性返回歐洲，重又變成歐洲人。美國著名詩人龐德就是一位墨索里尼的崇拜者，主張以法西斯治國；艾略特一生輕視美國文化，但恰恰因此使他們產生了極大的局限。近幾年來，美國公眾輿論有擺脫歐洲和英國僵化文化影響的傾向，主張自力更生，創建真正的美國文化！著名的朦朧派詩人卡明斯(e.e.cummings)[註]一反艾略特的悲觀主義，成為美國一位右派著名詩人。另有自我暴露型的詩人羅伯特·羅懷爾(ROBERT LOWELL)和懷

倫斯·史梯文斯(WALLACE STEVENS)，都是美國文化的新型代表人物，我將予以一一介紹。 ◇朱治華整理

註：卡明斯喜歡用小寫字母寫他自己的名字，象徵他的個人主義。

瑩瀛的詩 一個盡頭

踏上醫院的石階
我的心像刀割
然後——
醫生的一個慄人的死亡宣佈
刀割的心如碎片
父親那冰冷的軀體
有我濺濕的淚痕
淚仍在洒
洒落在殯禮的儀式中
心仍在痛
痛在美國更痛在加拿大
這是個永不縫合的傷痛
從不要面對或是要接受
一個人生的盡頭
不禁仰天而悲呼——
敬愛的父親
您究竟在那裡？

九一年九月廿四日 溫哥華
寫於父親逝世第十一天

冬夢的詩

遊 戲

——給千瀑

又來跟我玩遊戲了
這可惡的神經痛風症

是深宵時份吧
突然的劇痛來自我的右足踝
扯緊我每一吋神經
輕輕的 我試圖轉過身子
被子觸碰到竟是莫大的痛楚
我忍不住的呻吟
驚醒睡夢中的妻
捻亮了燈
我的歉意換來
妻驚惶的臉容
緊握我的手
痛的是我的足
痛的是妻整個的心

迷迷糊糊的入睡
起床時妻已上班去
卻留下一紙關懷在梳妝鏡上
睡房到浴室這短短的距離
我有寸步難行的感覺
這時候我竟想起遠在西雅圖的千瀑

想起與妻餞別千瀑的晚宴
那頓豐富的海鮮餐
白灼基圍中蝦
牛油芝士焗澳洲龍蝦

清蒸深海紅石斑 以及
新鮮可口的鮑魚
千瀑的酒量比我好
我的食量比他多
畢竟二十多年的友情
二十多年後才能相見
話匣子打開
短短的一個晚上
怎麼可能說得完

而結果是
我忘了醫生的告誡
過量的酒過量的海產食物
復發我這種神經痛風症

而結果是
打針吃藥
我從那位漂亮的女護士手上取回
一張可跟公司報銷的診金收條
一張給我額外的假期證明

遊戲結束了

九一年七月香港

曾經

曾經世界是這麼的小
小得只剩下一個口袋
在墨藍色的風衣的左邊
讓你的和我的
兩隻追尋的手
相偎又相依

如今世界是那樣的大
可以江湖相忘
可以雲來無跡
水去無痕

九一年十一月

我們是雪落前最動人的愛情 ——楓葉的聯想

彷彿屋崙大火留下的餘溫
天一陰雨一落
我們也跟著一起燃燒
而且情急地戀愛
非要嘔盡最後一口美麗的血
以表示從容赴死的決心
雖然

風憂感的刮著
雨焦急的落著
雪和長長的冬天很快就要到來
可我們也曾經這樣地愛過
我們是雪落前最動人的愛情

千瀑詩札

嘔盡一口一口美麗的血
也不願記掛天長和地久
去吧風裡這些衣袖
走吧一樹慘紅的秋
天一陰雨一落我們就分手
至於明年春天

明年春天我們相不相愛
我們還會不會再來
而來的
是洪水薄情，還是烈火負我



九一年十一月

寫在感恩卡上的

我仍然要感謝這山水有情的世界
雖然它也污染著硝煙與偽善



我仍然要感謝這多年習慣了的家國
雖然疾病和死亡每天都在滲透與蔓延

千瀑詩札

我仍然要感謝這段風雨的感情
雖然它曾經是那樣的傷痛與糾纏不清

至於陽光和凜冽的霜雪呵
我感謝它們讓我嚐盡人世的冷暖

最後不要忘了那塑造爐火的手
有了它們我們才得以圍爐不斷的感銘

九一年感恩節

✻ 編後隨筆 ✻

一年容易，又是一年前我們戰戰兢兢創辦【新大陸】的時候！現在“合訂本”及“新大陸叢書之一”的【河傳】經已出版；【新大陸】的裝訂和字體由本期起亦已有所改善；作者、讀者的數量也明顯的增多。雖然，如臨深淵的心情依然，但總算讓我們覺得心力沒有白費，而更有信心向新的一年邁進。

雖然如此，唯經濟方面仍一如既往，只由全人集資和接受善意、自願的資助，以避免一些這個功利社會不必要的困擾。因此，經濟仍是最大的難題，但我們以為，只要大家的熱情和理想不變，這本詩刊繼續存在、發展的前途是非常樂觀的！希望作者、讀者和訂戶對我們的支持也是日久而彌新！

本期由於改字體和稿擠、稿遲的問題，很多作品都推在下一期。

在去年一年期間，我們有收到一些讀者的來信，提出很多善意的批評。除眾所周知限於經濟的印刷簡陋外，其中如作品水準參差不齊，唱酬、悼念之類作品過多，詩評文章過少等等……這些情形的確存在。不過，我們想說明的是：作品水準的參差不齊，是所有刊物都難於避免的，尤其是我們初辦乍始，又處於嚴肅文學不受重視的社會，讀者既不多，作者亦很少的情況下，這種情形只有慢慢改善。至於唱酬、悼念類作品，自古皆然。在中國的傳統文學上佔有的比例更相當大，當然數量多並不代表作品的優劣與否，更非等同於這類作品非存在而不可。但同樣的道理，我們亦沒有理由說，這些作品完全沒有存在的價值！碰巧本期收到相當多的此類詩作，我們就趁此機會發表一部份。我們相信其中的優劣，讀者是能夠分辨的，詩作者本身更應該心知肚明。若能就此而引起一些辯論和對詩的好壞標準問題的提出，則未尚並非好事。

十一月中旬，詩人非馬先生由芝加哥赴台，路經洛城，與本刊主編等人會面，表示下期將把他精心所譯的歐美詩選交本刊發表。

下期始我們亦安排分兩期刊出由達文先生搜集整理的已故大陸年青詩人駱一禾及海子的【詩專輯】。

趁聖誕和新年的來臨，在此向訂戶、讀者、作者恭祝：

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NO.7 DEC/1991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第七期